

梁漱華 訪問原文精華抄本

(以下為訪問原文，內容未經考證；部份內容的考證可參考研究員整理後的文稿。)

梁：我很小的時候就喜歡舞蹈，我唸小學的時候已經在上海跟一個來自以前叫俄羅斯，蘇聯剛剛解放的時候，很有名的（白俄）芭蕾舞教師學習，他在上海定居。所以我在小學五、六年級的時候，在課餘時間就學了幾年芭蕾舞。在1956年，一個機緣讓我考上了軍隊的歌舞團－當時朝鮮志願軍的歌舞團在上海招生。其實當時我同時報考了幾所學校，一所是上海歌劇舞劇院，另一所就是「朝鮮志願軍歌舞團」，但由於軍隊歌舞團先錄取我，所以我就選擇離開家鄉，加入他們，當時我才十五歲。直到1962年，因為舞團出現人事變化，我就向單位要求返回上海。回上海後，後來我就申請前往香港，我還記得抵達香港的那一天是1963年2月4日，這是一個重新的開始。我還記得自己拿著一個皮箱，帶了八塊港幣，那時只能給你八塊，當時我大姐在香港。剛到香港，我什麼都不懂，只有舞蹈這個專業，那我就記得，我希望能找到工作。不知道你記不記得，以前有一所私人辦立的學校，叫香港藝術學院？它在香港島跑馬地那裡，就在這學院私人教跳舞。

梁：國泰電影公司招生，我就去報考，但後來有個內部工作人員告訴我，收生名單已經內定了，那時候天真，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他說意思是不可能錄取我，他後來知道我是舞蹈出身，就提議介紹我去邵氏電影公司南國劇團，因為那裡需要老師，後來就帶我去見管理該部門的顧文宗先生，見面後，他認為可以給我一個在藝員訓練班工作的機會。我的第一班學生就是岳華、鄭佩佩。我還記得有好幾個舞蹈節目，像《血濺牡丹紅》，都是很久以前的節目，也排過好幾部電影裡面的舞蹈。後來麗的電視有個節目叫《香港之夜》，節目需要一個編排歌舞的人。經介紹後，我就開始擔任《香港之夜》的舞蹈編導。差不多是1968年的時候。一個綜合性的節目，每個星期有一次，有點像以前無線那個節目《歡樂今宵》，但它比無線更早推出。

梁：那時候剛到南國劇團時，我的生活很緊張，跟家姐合租了一所小房子共住。你知道，有時候邵氏電影公司裡面，南國劇團有什麼派演出，什麼聚會，我有時候也得參與那些慶功會，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精神負擔，因為又要穿得比較好看，又要能上台面，所以這當時對我來說是一種鼓勵的力量，意思是我一定要做得比別人更好。我很少跟別人談及我在中國的背景，也許經過這次訪問，別人才知道我原來是來自軍隊歌舞團。我（當時）沒說是因為當時的政治（環境）很敏感，所以我就不能說我在大陸是參加歌舞團的，軍隊的任何背景我都沒有說。你說芭蕾舞和中國舞，老實說，即使是香港人也不是對中國舞有那麼多認識，他們不一定很喜歡中國的節目，所以排節目的時候，盡量以芭蕾舞、西化的節目（為主）。當時現代舞還未流行，所以很多時候都要根據自己的思維來編排節目。當時就有很多意見希望不要有那麼多中國化的演出。所以有時編舞時，要加些芭蕾舞或者自己編的舞，所以有些作品自己不一定是真的很滿意……

梁：還有一部《鳳舞驚魂》，我還在裡面客串，我實在不敢看以前的作品，我很少提及這些（過去的）作品……（問：自己最滿意哪部作品？）也許是《紫色風雨夜》……

梁：那時候芳芳跟我說，梁師傅，可不可以（在電影中）加些不同的東西，所以我加了一些自己編的舞，我自己都好像沒看過，那時候我都已經快離開了。芳芳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女士，她在跳舞方面的態度很好，明明她的表演可以停留在某個水準，但她會想做得更好。

梁：老實說，電影圈及電視界的競爭很強，我不知道現在情況怎樣，也許更厲害了吧？我意思是，（當時是）看看你上去能不能做好，做不好下面隨時有人替換你，每天都是一場比賽，要看看自己怎樣才能做到最好，令導演滿意，怎樣令演員滿意，所以變了很多東西你需要商量。比方說一部（電影）片派下來了，一般來說有歌有舞，有一陣子很流行歌舞（片）嘛，那我就根據它的歌，看看哪種舞（配得）比較好、（導演）喜不喜歡、動作怎樣（安排），所以一開始經常能做得很好，

後來可能又需要有些變化。你知道香港有個教芭蕾舞的，現在不知道還是否活躍（舞壇）的，叫陳寶珠？對，後來她也有參與排練一、兩部（電影的）舞蹈，因為她教芭蕾舞，所以（電影中）多多少少就有不同的（舞蹈）種類。《紫色風雨夜》是不同的風格，對我來說是一個鍛鍊，人沒壓力是不會進步的，對吧？但那時的通訊（科技）、資料不像現在般發達，上個網什麼舞蹈風格都有，什麼風格都可以用，現在排舞我覺得舞蹈就是舞蹈，何必一定要劃分是什麼種類呢？現在的中國舞裡面已經包含了很多外國舞蹈的動作，有些動作甚至根本不知道來自哪一個民族，哪一個地方，好看就行了，對吧？但當時沒那麼多資料，所以真的全憑自己思考……

梁：所以為什麼我不敢看我以前參與的電影呢，我只是認為那不是一份很好的工作。因為首先（製作團隊）會先設下幾個創作框架，限制了你的思路、演員的條件、現場環境，你不能改變這些條件，只能在這個框架裡「填顏色」。試過有一、兩個演員為了讓自己看起來高一點，就把鞋子墊高，她們沒有舞蹈基礎，（跳舞時）轉身都轉不了還差點跌倒，可不就嚇死你，所以說她們拍照真的不能拍下半身，只能（叫她們）做做表情、動一動身子。因此在種種條件的限制下，這種（歌伴舞）不能被稱為真正的舞蹈，是電影裡面的一種穿插、一種裝飾、一種配合、一種陪襯，所以當時我希望有一天，自己可以擁有自己的舞蹈學校。你以為演員上台前要跟他練功嗎？（練功）不可以不活動他的手手腳腳，但當他有了固定（上鏡）姿勢，你什麼也做不了，（情況像）「這個（姿勢）不好，這個（姿勢）要改，鏡頭上好不好看？哦，好，用這個」，很多東西是臨時安排的，像「梁師傅，要開機了，你幫他設計幾個姿勢吧」，你就需要立刻設計好姿勢，這些（工作）需要不斷動腦筋，真的很辛苦。

梁：老實說，在香港的七年裡，搞舞蹈是我的一個理想，工作那一段是生存，全部是生存，只有在麗的藝員訓練班教學時，有幾個演員可以做到舞蹈演員的要求，給了我短暫的滿足感，其他都是為了工作。你只能這樣說，為了生存，為了生活，也許因為現在這個地方我住了太久，我現在更像一個加拿大人，我很坦白，意思是（當時我會想）我能幹什麼？這是我唯一懂的東西，唯一我最喜歡的東西，唯一我可以謀生的東西，所以我要做得最好，但目前這個環境只能讓我發揮到這個部份，我就這樣做，只要做得不讓別人覺得你在亂來就行，我只是盡我自己的責任，但是以後的理想要怎麼實現，在這個環境裡我做不到，所以來到（加拿大）這裡，我就完成我的理想。

梁：所以從在中國加入軍隊歌舞團，再到香港（發展），一個是共產主義（國家），一個是殖民地，其實我見證過幾個階段，其實（期間）我學到很多東西，明白了做人（道理），堅定了我的意志，意思是什麼呢？在中國，你覺得我的家庭背景不好，或許我不是很愛國，不是很有能力的人，但我要展示給你看我完全不是這樣，我可以做得很好，我會盡我的能力表現，我不是你想像中那麼不好的人。在香港，（你們覺得）中國舞不好，但我會展示給你看，中國舞是一種很豐富的舞蹈藝術，我們中國人應該要珍惜它，支持它（發展），但我在（加拿大）這裡完成這個願望，所以我一直沒有放棄中國舞。